

距离导演毕赣上一部影片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2018年来到戛纳，7年已经过去。在四月戛纳电影节新闻发布会公布入围名单时，《狂野时代》处于未完成状态。临近开幕才终于官宣，也是今年华语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独苗。

当地时间5月22日晚，以导演毕赣、演员易烱千玺、舒淇为首的《狂野时代》剧组，出席了电影在卢米埃尔大厅的世界首映典礼。这部160分钟影片，终于揭开神秘面纱。首映后，剧组获得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。

5月24日，戛纳电影节闭幕这天，记者们都还在放映大厅补看之前漏掉的影片，但一场大规模的停电突然覆盖了包括戛纳在内的地区。原本被各种嘈杂和热闹包围的影展突然间陷入一种沉寂。

在这样的气氛中，我们和《狂野时代》导演毕赣有了这场独家坦率的对话：谈导演创作历程和职业生涯，谈对影片理解以及团队合作。



对话荣获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的贵州导演 毕赣心中的“狂野时代”



1

记者：上一次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来戛纳是入围“一种关注”，这一次升级到主竞赛单元，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？

毕赣：因为很多人在期待这个电影，客观地说有一定的压力，但是我相信创作总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世俗层面有很多压力，但我一般都回避这些，所以就还好。

记者：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来回避吗？

毕赣：我跟大家不来往，我一贯都是这样，从拍《路边野餐》到现在。拍《路边野餐》的时候没见大家怎么样，现在也没有，我也很习惯，专注在自己的创作中。一个又一个

地接着做项目，休息也做项目。

记者：从你上一个项目到现在七八年过去了，这期间一直在做这个项目吗？

毕赣：对，这期间一直在写，思考结构。因为它很复杂，最后要淬炼哪些元素，哪些要放进来，哪些不能放，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。

记者：从时间上分配，你花费最长的时间是在哪个阶段？

毕赣：创作本身，2020、21年做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，变成现在的样子，消耗了比较大的精力。拍摄也拍了一年多，一共拍了三次。因为每次停下的间隙就开始做前面（部分）的后期，边拍边剪，所以最后

能赶上戛纳，也是（因为）中间不断在做后期。

记者：你说中间有一次很大的调整，可以讲一讲吗？

毕赣：本来之前写的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关于一个真实的杀人凶手的案件。到了2020年，突然觉得不想做这个了，就把它停了下来。当时包括它的核心、形式和结构都已经在规划了，也是有个比较有趣的电影方式呈现出来。从2021年就开始写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故事。

记者：其实这部影片也算是一个关于电影的命运的故事？

毕赣：对，电影是其中一个表征里面最容易看到的。



3

记者：有这样一种声音，就说你之前的《路边野餐》是个长片叙事结构，到了这个片子变成段落叙事，此前大家觉得叙事不是你特别专注的点，段落叙事是不是又进一步弱化了叙事。对你的创作而言，这是一种刻意的选择？

毕赣：因为一个世纪想要压缩在两个半小时里面，有很多种方式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家族，也可以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，因为家庭里面的人一代接一代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把它分成几个篇章。分了几个篇章的原因很简单，就刚刚讲的，人的几种感官，他们互相是有一些联系，并且又独立出来，在我的概念里面，这样的世界是挺美的。可能我跟大家看电影的方式不一样，我并不认为它是几个短片，而且这个迷魂者漂泊在这个世纪里面，我没有觉得这样不好，我觉得这样是他非常恰当的结构和方式，而且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电影结构。

其实就是一个最适合的艺术选择。

记者：在这部作品创作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和之前作品的一种传承和延续？

毕赣：没有考虑。

记者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你过往作品中的影子？

毕赣：对，因为有创作的习惯，想到了就放进去，比如说邵臻这个女孩名字，也是之前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里面那首歌的作者，给李庚希扮演的角色取名字的时候，会天然想到这个，都是一些非常直觉的，或者说就是一个习惯，没有那么多想法。

记者：关于片中的荡麦，最初在《路边野餐》里，是属于梦幻世界的一种象征，现在我们在片中重复看到很多，会有人质疑是不是把它IP化、成了一个类似强化的品牌？

毕赣：我不知道怎么理解一件事情。那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领域。

记者：就是把自己贴近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放进去？

毕赣：当然。

2

记者：影片中用了很多符号隐喻的东西，电影节的观众已经很有观影经验，但很多外国记者看不懂，中国观众也不一定全部看懂，有没有考虑创作中和观众是一种什么关系，你期待的理想观众是怎样的状态？

毕赣：首先我觉得没有理想观众一说，所有的观众都是理想的，包括现在的所有反馈，说看懂的没看懂的，他都是一个理想观众的状态，都是我内心接纳的。因为我用了这样的方式，只不过对我个人来说，所有符号的意义不在于呈现出来让大家解谜。这部电影肯定不是一个批判的电影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其他倾向的人会很失望，它只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世纪所有的人、所有的生命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达。

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，虽然电影是很复杂的。

记者：从来没见过一部电影，想到用嗅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……这种形式串起来一个叙事结构，其中又穿插了电影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，这种结构很奇特，这个灵感是从哪里来的？

毕赣：因为2020年以后创作发生改变，我就想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，去找了一些书看，对康德比较有感触。

可能对这个故事影响比较大，我发现好像他那套非常朴素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可以作为一个灵感，因为在他的概念里面，真实世界是永远也不可能被我们了解的，所以我们只能了解到我们的知觉，至少知觉这部分是真实的，不管它错不错，至少它存在，所以就通过几个感官再加上意识。

最早它是8个篇章，我觉得太长了，就把它减到6个篇章。

记者：两个主角，一个是迷魂者，一个是他者，影片赋予他们很多意象的东西，在电影层面，迷魂者算是一个电影梦想者？

毕赣：他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，燃尽自己的生命。大家很喜欢找电影的东西，所以我也用电影的例子来举给大家。大岛渚提过一句话，大意是就如同深海鱼一样，如果自己也不发光，周围就是死黑一片。我觉得迷魂者就是这样的鱼。他者其实是非常理性的，它是一种规则，是一种秩序，那迷魂者肯定就是极其不秩序的。

4

记者：片名《狂野时代》，是指一个历史时期，还是一个内心的状态，或者一种社会现实？

毕赣：就是一个狂野的世纪，一整个世纪。它坐落在整个电影里的每个故事当中。

记者：剧本创作是一个怎样的过程？是已经有一些画面感，再有相应的文字，还是直接用文字？

毕赣：分成两个阶段，文字的时候肯定是文字化的，但是它肯定不是文学化的，它都是要作用于拍摄，这个人长什么样，这个角色长什么样，他是什么年代的人，他年纪多少，他第一场戏是去哪个地方，这些在文字上很具体。

记者：片中的美术做得太精致了，你和美术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合作关系？

毕赣：美术是刘强老师和屠楠老师做的，我和刘强基本上就是同一个人，我想什么他都知道。很多时候他（刘强）也不用拿剧本去现场做景了。他先做一个大概，我跟他讲哪个场景是一定要用的，比如这个位置一定要做一个景，景的方向是什么，他就去做，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是

我想象的那个样子。我们不是第一次合作，过去10年我们已经做过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，一起面对过很多事情，默契程度非常高。屠楠老师是第一次合作，我们会不断沟通，大家是非常好的朋友。

记者：在导演风格很明显的作品中，大家都会说演员是工具，很多时候也确实如此，但是这部片中易烱千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，因为扮演5个不同的角色，而且每个角色差异明显。在这次合作中，从他身上挖掘或者感受到的最大的品质和优点是什么？

毕赣：千玺肯定是一个具有潜力的（又有）艺术家品质的演员，我喜欢和这样的演员合作，他很理解我想要的核心，这个核心使得我们之间不会有沟通成本。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，他完全理解我的世界，呈现出来的结果是符合我想要的。没有他，这个电影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我觉得因为他，电影变成了我最希望的样子，就是如此年轻，如此新鲜，并且也充满着青春。

据红星新文化